



粮食采购队

孙景瑞著

糧食採購隊

孫景瑞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 1949 年春天武汉刚解放的时候。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期搜括和撤退之前的破坏,使刚解放的武汉,面临着严重的粮荒。军管会为了迅速克服粮荒,临时组织了一支粮食采购队,深入到汉水中游一带去采购粮食。当时西南半壁,还在敌人手里,新解放的地区,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,采购队在活动中,遭到一大帮政治土匪的百般阻挠与破坏,一次,运粮船遭到土匪的截击;一次,采购小组遭到土匪的伏击,被困在青峰山上,由于采购队员的英勇顽强,使土匪的阴谋诡计均未得逞。最后土匪倾巢出犯,包围了采购队所在的太平集,采购队和区小队,以寡敌众,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。当时形势非常危急,幸而县大队和解放军及时赶到,消灭了这帮土匪。于是采购队的工作,顺利开展,大批的粮食源源运进了武汉。

粮 食 采 购 队

孙 景 瑞 著

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 155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11 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书号 1800

开本 850×1156 耗 1/32 印张 7 3/4 字数 171,000

1958 年 9 月 第 1 版

1958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定价 (6) 0.75 元

統一書號：10078·1800

定價：0.75元

第一章

1

會議結束得很遲。田文中走出軍管會大門的時候，回頭看了看壁鐘，已是深夜十二點了。

雨，自從三天前——也就是這個城市解放的那天，下到現在仍然沒有停。它仿佛經過一架什麼巨大的機器洒落下來，不大不小，不緊不慢，始終保持着勻稱的節奏。現在，正是長江流域中游一帶的黃梅雨季節，從北方乍來的人，對這種綿綿不斷的細雨，心裡總懷着一種厭煩的感覺。田文中把出入証給哨兵看了一下，望着雨皺了皺眉頭，便走上了馬路旁的人行道。雨水沿着雨衣往下流，不一會兒，他的下半截軍褲和皮鞋便全濡濕了。

田文中一邊走，一邊注意地觀看街道。在深夜裡，一切都入睡了，四周靜悄悄的，很難令人相信在這個城市里居住着一百萬以上的人口。因為電力不足，路燈光綫十分暗淡，仿佛挂着的是一個一個雞蛋黃兒。路燈很稀，——國民黨反動派從來也不會為夜行人打算的——而且，有的燈泡壞了，還沒有來得及補換，使得這一條本來很寬廣的馬路，也顯得陰森森、黑黝黝的，宛如一條冷僻的小巷。田文中忽然想起來，就在昨天夜里，暗藏的敵人曾向軍管會門口的衛兵打過冷槍。便是利用了這種黑暗的

街道。他想到这里，不禁向四周警惕地扫了一眼，把手伸进了褲袋。褲袋里裝着一支已被身体焐得有些温暖的二号花口手枪。

他正急忙往前走。突然，从前边不远的地方，傳來了一声痛苦的呻吟。他紧走几步，趋前看时，原来有一个人跌倒在泥水里了。他上前把他攙扶起来，借着路灯的昏黃的光綫一看，这个跌倒的人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头儿。他那瘦弱而多皺紋的臉，下巴上的稀疏花白的胡須，沾滿了雨水珠儿；破得露出肌肉的衣服，也早叫雨淋湿了，紧紧地贴在佝僂着的身上。老头儿渾身抖索着，呻吟着，仿佛风雨中的一根枯枝，十分孤單可憐。

田文中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量，才能把老头儿扶持住，不讓他再倒下去。看样子，老头儿可能跌得很重，伤了什么地方，光靠他自己，是不能再繼續往前走了。田文中想替老头儿雇一輛三輪車，把他送回家去，但，朝四周看了好久，附近連一个人影也沒有，更不用說三輪車了。田文中沉思了一下，决定亲自送这位老头儿回家去。他先把自己的雨衣脫下来，披在老头儿身上；然后，向老头儿詢問了住址，說明要送他回家。老头儿用怀疑的眼光，打量了田文中一下，既沒有表示拒絕，也沒有十分贊同。但，老头儿覺得反正自己是不能走回家去了，便紧靠着田文中，抖抖索索地往前走去了。

他們先是沉默着，只听到老头儿那深重的而且有些困难的呼吸声。等到走了一段路以后，田文中才关切地問道：

“老大爷！天这么晚了，又下雨，怎么还出来呀？”

“唉！”老头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用悲愴的調子，低声回答道：“到我閨女家借粮去了！我买了两天米，也沒有买到手。今天，好不容易碰到一家米店有米卖了，一問价錢，漲了十几倍，买不起！这个年月真难啊！……”

“你借来的粮呢？”田文中問。

老头儿轉臉看了看田文中，緩慢地搖了搖腦袋，失望地回答道：

“我女婿在鐵工厂作工。听說要发一点救济米；可是，今天还没有发下来呢！我白等了一天，家里还等米下鍋哩！……”

田文中不再問了，繼續扶着老头儿穿过灯光雨影往前走。但是，他的思想却象漲潮的海洋，不安靜起来了。

三天以前，田文中还是一个步兵团的副团长，帶領着部队最先冲进了汉口市。但是，就在今天早晨，领导上把他調到軍管会工作了。剛才，他参加了一个紧急會議，而且，被任命为粮食采購队隊長。上級所以委派他这样一个职务，恐怕跟他过去曾長期在敌后搞群众工作，日寇投降后又在部队中搞民运工作有很大关系吧？当然，这仅是他自己的猜测，领导上并没有这样說过。

在今天的会上，物資接管部陈部長报告了汉口解放后的情况，并且詳細地談了談粮食問題。現在，武汉三鎮一百多万市民，正面临着一个缺粮的危机。解放以前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，粮食已經十分恐慌；加上敌人在撤退前有計劃的破坏，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，解放以后，粮食在市場上更是見不到了，黑市价格逐日上漲。粮价上漲，也影响了其他商品的价格不断飞升。为了迅速建立人民政权，安定社会秩序，必須解决粮食問題。要解决粮食問題，除了从河南省紧急調运，規定軍隊不得在当地征粮，調查敌人隱藏的粮食，取締粮食黑市……等措施以外，最主要的關鍵，还在于我們手里能不能掌握粮食。而我們掌握粮食最有效的措施，便是組織粮食采購队，下乡采購，随購随运，投入市場。

會議用大部分時間討論了采購工作。最后，初步确定：采購

隊組成人員，立即從部隊和軍管會各單位調集，三日後出發。採購地區是以“米麥兩熟天下足”著稱的漢水中游一帶。採購方式是通過農村初級市場收購，並在當地縣委的領導下，掌握糧食價格，不使收購影響農民的生活。

將要散會的時候，陳部長特別強調了這次採購任務的緊迫性和艱巨性，叫他必須正視困難，而且，堅決克服它。他說：漢水中游一帶是一個新區，縣區政權剛剛建立，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，農村的情況十分複雜。再加上蔣介石還盤踞着大半個江南，我軍又忙於夏季攻勢，潛伏下來的特務和土匪武裝，最近大肆活動，也必定會給採購工作帶來很大困難。因此，採購隊不僅是一支購糧隊，還應該是一支武裝工作隊。陳部長說到這裡，注視着田文中笑道：“當然，帶領武工隊，你並不是個外行啊！”

田文中雖然接受了黨交給的這個任務，思想卻一下子沒有轉變過來。部隊從東北進關以後，他才從民運科科長調任副團長，實現了多年憧憬着的沖鋒陷陣的願望。他在解放天津的戰役中，曾親自率領着一個營，僅用七分鐘，便突破了敵人堅固設防的陣地，為全師开辟了前進的道路。因此，他的名聲，便在全軍傳開了。南下後，部隊解放了武漢三鎮，他站在長江邊上，恨不得插翅飛過去，和百萬雄師一起席卷江南。可是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現在竟要他留在後方，擔負起採購糧食的任务來了。他本來想提一下意見的，但是，任务的緊迫，不容他那樣做。散會後，他走出會場的時候，情緒是不十分正常的。現在，遇到了這個可憐的老頭兒，冒着風雨出來借糧，不但糧食沒有借到，反而跌傷了。他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來，好象這個責任應該由他負起……

“先生！到我家了！”

老頭兒站在一條狹窄的小巷口，指着一所陳舊的兩層樓房

說。

老头儿的話，打断了田文中的思潮。他唔了一声，便扶着老头儿走入小巷，进了楼門，摸索着上了楼梯。田文中借着一盞廊子上的路灯，仔細一看，才知这座楼房里至少居住着十戶以上的人家。老头儿叫开了一家房門，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，她帶着既埋怨又憐惜的口气說：

“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呀？”

老头儿只嚥了一声，沒有回答。他回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田文中。

这时，那个老妇人才看見黑影里面还站着一个人，一时鬧不清出了什么事，只小心地眯着眼睛，朝田文中不住地打量。

“老大娘，老大爷跌伤了……”

田文中的話還沒說完，忽然，从屋里钻出一个人来。他急忙上前扶住老头儿，亲切地叫道：

“爸爸，我等你一天了！”

那个老头儿猛然抬起头来，仿佛遇到了什么令人惊异的事情，两只昏花的眼睛也突然变亮了，激动得一时說不上完整的話来：

“冬生……是你？……回来了……”

田文中一听老头儿叫出了“冬生”两个字，注目一看，不禁楞住了。事情竟是如此湊巧，扶住老头儿的这个人，是他的通訊員赵冬生。

原来，赵冬生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人。他家住在河南省西华县賈魯河边。一九三八年，国民党扒开黄河口子，洪流把村庄冲得光光的，他們全家只好逃荒出来，流落在外面要飯。那时，赵冬生才八岁，跟着大人，用小脚走遍了豫南、皖东和鄂北一带，一

直流浪了五年。后来，他們輾轉来到了汉口。他的父亲被工头招去，到鉄工厂作工，全家这才算定居下来。可是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，哪有穷人的活路呢？他們全家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。第二年，十四岁的赵冬生，不得不也到工厂里作工去了。一九四七年，工人反对内战，发动了大罢工。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二十一名工人，其中，便有他。他在监狱里住了一个月。一天，他被叫了出去，以为可以释放了，但，竟被押上汽车，送进了国民党反动军队，强迫他当了兵。三天以后，他們象貨物一样，被装进了登陆艇，运到上海。他們从登陆艇爬出来，刚想見見太阳，又被押进了美国軍艦，开到了东北。

当时，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，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。那就是人民解放军从南綫到北綫，都由防御轉入进攻。在解放军猛烈的捶击之下，国民党开始惊慌失措，进行瘋狂掙扎。赵冬生到了东北，不到一个月，就被解放过来，在連队里当战士。后来，田文中到了那个团当副团长，赵冬生也由連队調到团部給他当通訊員，一直到現在。今天赵冬生請求回家探望一下，恰好田文中刚調到軍管会工作，身边没有什么事，便給了他两天假。想不到竟在这里遇到了他！田文中为这种意外弄得有点兴奋了，說道：

“赵冬生！你不是回家了嗎？”

赵冬生一見是副团长，也感到十分意外，高兴而又惊奇地說：

“副团长！这就是我的家啊！你怎么找到的？”

这可叫田文中怎么回答呢？他沒有一點兒要找的意思啊！他刚想解釋，老头儿——赵冬生的父亲——插嘴道：

“冬生！就是这位先生把我送回来的！真是好心人啊！”

“爸爸！这位是我們的副团长！”赵冬生介紹說。

“副团长？”老头儿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：一位副团长亲自送自己这么一个穷苦老头儿回家，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活了这么大年纪，不用說沒有经历过，連听都沒有听说过啊！他的嘴唇颤动着，激动得說不出話来，只用感激的目光，凝視着田文中。

这时，赵冬生笑道：

“副团长！請屋里坐吧！”

“我不进去了，太晚啦！”田文中轉臉看了那位老头儿一眼，关心地嘱咐道：“你父亲跌的伤如果不好，明天回部队請医生来治一治。另外，你給团长写一个报告，請发給你家五十斤救济粮。还有什么困难，明天再找我談。我回去了！”

田文中說完，便轉身下了楼梯。赵冬生紧跟在后面，一直送他到小巷口。

雨仍然沒有停。不但沒有停，反而下大了。田文中走了很远，才发觉忘記把雨帽拉到腦袋上来。微涼的雨水淋湿了他的臉，头腦也清醒多了。他的头腦一清醒，立刻在腦子里出現了“粮食”这两个大字。“粮食”我們多么急迫地需要“粮食”啊！

2

田文中惦记着采購队組成人員的問題，虽然睡得很晚，醒得却格外早。

他先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，澆了澆腦袋，然后，作了幾次深呼吸。天上密密层层地堆着灰色的云。云层很低，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撕下一团来似的。雨絲纖細，宛如霧气一般。空气郁悶湿潤，换上不久的軍衣，只一会儿便变得好象洗后还没

有晒干的样子。田文中是不习惯这种湿热气候的，感到胸部窒悶，总想敞开喉嚨呼嘯几声才舒暢一些。这不能怨他，因为，从大軍解放了天津以后，战争的形势发展太快了。他們几乎是人不住脚、馬不停蹄，从北向南，浩浩蕩蕩地前进。自从奉命出发，不过半个月，就到了在这以前被認為是非常非常遙远的地方——長江边上。从北方寬曠的平原上，乍来到这个湖沼星布、江河交汇的古云夢澤低窪地帶的他，身体不是馬上便能适应得来的。

田文中吃完早飯——早飯，吃的仍然是从北方帶來的小米——便到軍管会去了。

街道上，行人比以前多起来了。有一队学生在游行，他們打着紅旗，敲着鑼鼓，高呼着口号，庆祝武汉解放。田文中等学生队伍过去以后，剛要过馬路，一抬头，看見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：这个人身穿淺黄色土布干部服，戴着一頂麦稈編的大遮阳帽，挎着一支王八盒子，背着一个打得很整齐的背包，而且，从膝盖往下，沾滿了黃泥。田文中一看，就猜出这是一位剛剛經過長途行軍，赶来参加工作的干部。那个人見田文中注意地看着他，便显出很亲热的样子，点了点头，微笑着問道：

“同志！上軍管会怎么走？”

田文中一听这个人問話，站住了。他再仔細地打量了一下：这个人看来已經不年輕了，約有四十岁上下年紀；長長的鰲黑的臉龐，額上有几条好象刀刻一般的皺紋；眼皮有些浮腫，显得眼睛更細窄了；寬厚的嘴唇两端，有两个深坑，上唇生着好象鬚刷子似的短黑胡子。从这个人的面貌和举止看，是一个朴实的农民。田文中迅速地想：这个人大概是剛从农村調出来的农村干部。現在解放的城市一天比一天多，干部不够用，从老解放区的农村中，已經有成千上万个經過鍛煉的干部調出来参加城市工

作了。他一边猜测着，一边回答道：

“跟我走吧！我也上軍管会去！”

那个人正被东一条西一条的馬路弄得懵头轉向，一听这话，显然是喜出望外，用感激的眼光凝視了田文中一下，沒有再說什麼，便信任地跟着往前走了。

他倆拐过了一条街，正走成并肩的时候，田文中打破了沉默，問道：

“同志！是剛調来工作的嗎？”

“嗯！”那个人点了点头。

“从哪儿調来的？”田文中又問。

“冀南。”

“原来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倉庫保管員。”

“什么倉庫？”

“糧食。”

又走了一段路，田文中还想問什么，好打破这种难堪的寂寞；而且，甚至在考慮用什么話題，才能引得这个不大愛講話的倉庫保管員，不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回答，而是多說几句。他思索了好久，才問道：

“怎么来的？”

“隨軍。”

这个倉庫保管員的回答，仍然是簡短的两个字。

田文中一看离軍管会已經很近了，只好放弃了讓他多講几句话和多知道一点关于他的情况的希望，也閉口不言了。两个人默默地走到了軍管会門口，田文中指点道：

“到了！你跟卫兵交涉一下吧！”

那位倉庫保管員連謝字也沒有說，只用感激的微笑作為回答。

田文中匆匆走上了二樓，推開了一個房間的雕花的木門。這是分配給採購隊的臨時辦公室。他一抬頭，看見在迎面的一張桌子後面，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位軍人。這個房間很大，里面原有的陳設都被國民黨反動派搬光了，只剩下一張孤零零的笨大的硬木桌子，顯得空蕩蕩的。那位軍人一看有人進屋來了，便站起來，好像房間主人似的微笑着問道：

“你找誰？”

“我？”田文中一時感到惶惑了。他一邊倒退着出來，一邊納悶：“難道是走錯了房間嗎？到現在止，採購隊還只有我‘一個光杆司令’啊！”

他在走廊上朝一排同樣的房間端詳着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物資接管部陳部長走過來了，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，問道：

“老田！你找什麼？”

“我找採購隊的辦公室啊！”田文中无可奈何地笑了笑。

“你就站在你的辦公室門口，怎麼還找呢？”

“里边有人哩！”

“哈、哈……原來你沒有問一問他是誰！”陳部長爽朗而開心地笑起來了。他走過來，推開房門，指着那位軍人介紹道：“這是孫雄飛同志，副連長。準備由他帶一個加強排給你們擔任警卫的。現在，你們認識一下吧！”

田文中立刻上前跟孫雄飛握了握手，說道：

“我們真需要你擔任警卫工作。剛才，吓得我從屋子裡退出去了，哈、哈……”

“你們談談吧！”陳部長說完，便走出去了。

田文中目送陈部長走出去以后，才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孙雄飞。他有着寬寬的胸脯，方方的肩膀，丰满的圓臉龐，微黑的皮肤；而且，濃眉大眼，長得穩穩實實，給人一種敦厚爽直而又精明強干的感覺。不知為什麼，田文中一見到他，就喜歡起這個青年指揮員來了。田文中坐在桌角上——因為屋子裡只有一張椅子，他堅持讓孙雄飞繼續坐着——把這次採購糧食的任务和目前情况，向孙雄飞詳細地介紹了一下，最後說道：

“我們最遲是大后天出發。目的地是漢水中游一帶……”

“漢水中游？”孙雄飞的眼睛突然一亮，打斷了田文中的話。

“是啊！”田文中好奇地看了孙雄飞一眼，繼續說道：“至於具體地區，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定下來。我們要一邊往前走，一邊跟當地黨委了解情况，然後，才能決定到什麼地方去。反正，原則是哪裡糧食多，就往哪裡去吧！你為什麼覺得奇怪？”

“不！我不是覺得奇怪。”孙雄飞壓抑不住激動的心情，解釋道：“因為我的家鄉在漢水中游，所以，你一提，我就……”

“想家咯！”田文中替他說了出來。

“是的。”孙雄飞輕輕地點了點頭，坦率地承認道，“我已經離家八九年了。以前，還不太想；自從回到湖北，心就象長了刺……”

田文中同情地看了孙雄飞一眼，笑道：

“這太好啦！你可以既擔任警衛，又當嚮導；有機會，還可以順便回家探望探望，這，可真應了那句俗話：放一支箭，射三隻鳥啊！”

孙雄飞仿佛沉浸在對家鄉的回忆裡，沒有說話。

“跟家裡通信嗎？”田文中關心地問道。

“沒有。”孙雄飞搖了搖頭。

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爹爹、媽媽和一个小妹妹。”孙雄飞微笑着。

“嗯！不只你想他們，他們也想你哩！你应该馬上写一封信嘛！”

“信，写了！”孙雄飞道：“从河南发的，可是，到現在，沒有回信！”

“八九年，变化是很大的啊！”田文中感叹地說。

他倆正在說話，忽然，有一个人推开房門，走了进来，說：

“同志！我找田隊長！”

田文中举目一看，啊！这不是剛才路上遇到的那位倉庫保管員么，他仿佛見到熟朋友似的，迎上前去，自我介紹道：

“我就是田隊長！倉庫保管員同志，請进来吧！”

这时，那位倉庫保管員一边把介紹信掏出来，一边咧开寬厚的嘴唇，笑了：

“田隊長！咱倆見過面了！”

田文中看了介紹信，才知道这位倉庫保管員叫秦老宝，共產黨員，現在分配到采購队当隊員。他高兴地說道：

“秦老宝同志！你是我們采購队第一个报到的隊員！”

然后，他又把孙雄飞介紹与秦老宝相識，并且严肃地說：

“現在，我們已經有三个共產黨員了！我建議，成立一个小組，馬上把工作研究一下，行动起来！”

这一天，他們三个人一直忙到夜深。田文中亲自到人民銀行交涉購粮款；秦老宝前往輪船公司，接洽租用運輸船只；孙雄飞同部队出发准备。

第二天，田文中以为采購队的十个隊員可以配齐，但是，他等了整整一天，不見一个人前来报到。只剩一天就要出发了，而

隊員仍然只有秦老寶一個人，真急得坐立不安。他向陳部長辦公室跑了好幾遍，催問幹部什麼時候可以來，然而陳部長每次都胸有成竹地回答道：“再等一等！決誤不了你們走！”

“誤不了？”田文中疑惑地想，“后天走得成才怪哩！”

第三天，直到下午四點鐘，該講來的幹部仍然沒有影子。田文中剛要再到陳部長那里請示怎麼辦，忽然，從門外涌進來八九個人，把本來顯得有些空闊的房間，一下子塞得滿滿的了。陳部長從人群後面擠過來，笑道：

“田隊長！人來咯！他們是南下干部隊的。我把整整一個小隊——九個人，全都給你！”

田文中高興得微張着嘴，懷着一種感謝的心情，注視着那九位幹部連聲道：

“同志們辛苦了！請坐吧！”

那九位幹部把背包放在地板上，坐下了。

“明天早晨能出發嗎？”陳部長問。

“能！”田文中回答道，“只要人來了，就能！”

“那太好咯！”陳部長滿意地點了點頭，然後轉身，對那九位幹部說道，“同志們！你們從河南行軍到這里，本來應該給你們幾天休息的時間。可是，因為任務緊急，只好讓你們明天早晨就出發。今天晚上，也不用再找宿舍了，大家就住在這個辦公室里吧！沒有床，對，這地板也很光滑哩！關於工作情況和任務，剛才，我已經簡單地講了講；一会儿，田隊長再跟你們詳細談談吧！我就住在對面的房間里，有什麼問題，隨時來找我好咯！”

陳部長走后，田文中便把這次採購工作詳細地介紹了一下。他談完了，便由這九位幹部作自我介紹。原來，他們都在河南地區有過工作經歷。其中，有五位是軍政大學畢業的，三位是從農